

春访崇德里

沈嘉禄

人间四月在成都，杜甫草堂去过多次，这次专访宽窄巷子、太古里、崇德里，借由老建筑、老街坊开发的商业或旅游景点令我眼睛一亮，原有的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态还在，文化内涵却得到加载，而且多元。

宽窄巷子“涛声依旧”，让我意外的是在五香兔头和烤鸭花之间还保留着好几幢民居，高墙深院，宽大屋檐下叠着斗拱，下面悬一块匾，堂堂正正名人手迹。斑驳的朱漆大门沉沉紧闭，屏退红尘，门槛高过一尺，麻石台阶两头染了一层苍苔，铜门环上挂一块木牌：“私人住宅，非请莫入”。从围墙上探出泡桐或苦楝的树梢，像警觉的哨兵。

锦里也是值得一访的，这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的街区，早在三国时期便辖四方，人声鼎沸。锦里是作为武侯祠景区的组成部分而体现存在价值，两边配了仿明清风格的建筑，川西风格一望更知，低调内敛略有夸饰，但不艳俗。这个街区建成也有十年了，茶馆、戏楼、酒肆、手工作坊、工艺品摊点、小吃铺子遍布街区，春风拂面的草根特性让人可亲，嘈杂中透出一种川西人的诚恳与热情，因此被当地人誉为“锦城清明上河图”。

太古里算是现代元素注入最多的，但

溪水长流

万坚勤

四月，又到了四川成都，依旧的闲适和温和。然而，不同于前几年的那次从九寨沟飞机场转道而来时的短暂停留。

经当地朋友热情推荐，成都郊区有座能让我们感受江南小镇似曾熟悉但又有些不同的川西小镇，况且是一座千年古镇，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于是，我们驱车40多公里，一个很美丽的名字——黄龙溪牵住了脚步。

走进黄龙溪，春风和着盛开的花卉，阵阵清香在空中撒飘。在一个下沉式空旷地——龙潭广场，只见女性游客们头上纷纷戴着鲜花编制的花环，五彩缤纷，舒展着美丽的身姿，照相留念。极目远眺，花的海洋，龙头处源源不断喷洒而出的水流和着春天的乐章，清流潺潺的溪水把古镇妆点得面色滋润，郁郁葱葱，似乎在向游客叙述“中国天府第一名镇”的传奇。

从龙口到龙尾，我们沿着溪水两旁的小径信步前行，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边飞檐翘角杆栏式吊脚楼……沿着弯弯曲曲的老街延伸，幽静古朴。透着古意，充满历史沧桑的古镇犹如一幅画卷把人们带回了2100多年前的水码头，从成都、重庆、乐山来往的客船很多都要在这里停泊过夜，所以“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来描述当时黄龙溪古镇的繁华昌盛之景。

阳光下，川流不息的行人，小贩的吆喝声，叫卖声，引得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观赏和品尝各种美食。月光下，小溪两边灯火通明，喝茶，闲聊……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不时的，还从小剧场里传来了阵阵爽朗的笑声，原来在表演川剧和变脸，这也是川西小镇的一大传统特色。

走不多远，一个金字招牌——“一根面”让我们停住了脚步，“不吃一根面，枉到黄龙溪”，因一碗只有一根面，是“一根面”的独特之处。相传早在宋朝时期就是当地的传统名小吃，黄龙溪人是用麦芯粉做的一根面，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每逢过节或办喜事时，几乎家家都会做。我们一行不枉此行，更不可错过此番具有特色的美食。我没有诗人的想象，也不是冠于美誉的美食家，然而，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和山野乡村之际，品尝当地的美食，探寻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和兴趣。

踏着明净的青石板路，顺着清澈的湾湾溪水，找一处能望见小桥流水、白鹭戏溪、桃红柳绿的岸边，闻着阵阵花香，喝着青城山的茶，观赏着春日胜景，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待茶水刚上来，随着一声“淘耳朵”的呼唤，一个大妹子已经站在我的眼前，嘿，前几日刚在成都锦里试过“淘耳朵”的绝活，这里又给盯上了，且不依不饶。正当为难时，我旁边的大师对着大妹子发话了，“大妹子，别扯了，她是聋子——”，大妹子半信半疑，在我面前重复一遍刚刚大师的话，我连连摆着手说着“不用，不用”。这时她似乎知道在调侃，看到我没有一点点想要的意思想，一边说着“她听得见”，一边转身离去，引得我们一阵开怀大笑。哈哈，大师不愧为幽默的语言大师，“聋子何需淘耳呢”。

如今，我所在的这条悠长的黄龙溪，只不过是岷江水奔腾而来的余波浪涌，但她终不失岷江之水的壮观与斑斓。

慢慢步行，岷江的浪花从身边匆匆而过。此时，春光和熙，山花烂漫，空气清新，心境也有十分的舒坦与惬意。

黄龙溪，真是一个好去处，一个让我离开后，时不时地又想去的地方。是的，游览古镇黄龙溪，这种感觉就如同每年在蜜桃丰收的季节，我赶往桃源深处，品尝闻名遐迩、香气浓郁、汁多味甜、入口即化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每当美美的饱餐过后，又会期待着下一个桃花盛开季节的到来那般。

五月，我从喧嚣的都市赶来。久违了，恬静而温馨的田园景色，正是我寻找着“溪水长流”中的一份慢生活。

初晴的旅程

远古的马蹄声 戴仁毅

千万年过去了 天空却没有留下一丝印痕
为数不多的十枚石鼓
却刻上了诗经一般的、韵文
历史的叠影被岁月剥蚀之后

无名河 吴德胜

我是一条小河
没有名字
地图上也找不到
细细的水流
独自缓缓地淌着
和大江大海比

行走恩施 浅酌

行于恩施，你怎么可以放弃一场雨的绮丽景致
它自弥蒙的云
落到这项琐碎碎的人间
它一定见识过恩施大峡谷“一柱香”的奇崛雄伟
也深谙云龙地缝的幽曲曼妙
它千里万里背负的沉重
几度担在浩荡清江
一只巨大的蝴蝶之上
舒展的双翼从此落地生根
群山折叠间，奔跑绵延的无边绿色
是蝴蝶对诗和远方的十二万分念想
一些石阶蜿蜒而上
暂停在侗族鼓楼一侧
整座金丝楠木屋宇
“天地君亲师”静默中堂
一闪而过的游客
何以企及这座古宅最初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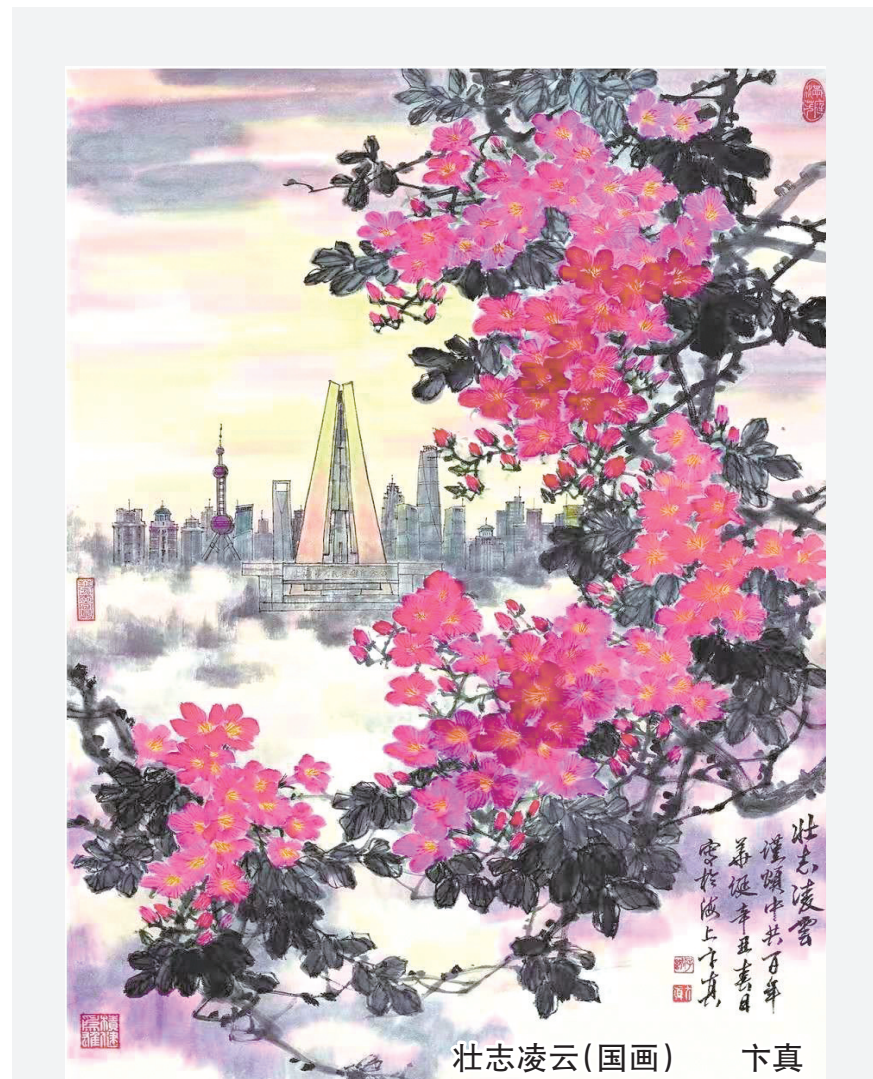
情景。

2013年，成都市政府将崇德里纳入历史保护建筑名录，有个名叫王亥的画家让它获得新生。

王亥与何多苓、罗中立是四川美院的同学，三十年前去了香港，在艺术圈、文艺圈、美食圈轮番混过，炼成人精。回成都接手崇德里这个案子时，发现老房子衰朽得“扶都扶不起来”。但他没有推倒重来，虔诚地保留了建筑整体框架和绝大多数梁柱和门窗，小修小补。王亥希望用鲜明的设计感赋予老房子以新生命，他要打造“一个城市的回家路”。没错，我看到好几堵红砖老墙作了加固，与钢结构形成强烈对比，很有一番后现代的感觉。

崇德里项目就藏在一截长不足五十米的小巷里，四幢老房子，有建于九十年代的教工宿舍，也有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川西宽檐瓦房。项目分作三个部分：茶文化馆——“谈茶”、私房菜馆——“吃过”，小型精品酒店——“驻下”。

在名为“谈茶”的品茗空间，据王亥宣称：“至少保留了90%老建筑，连一根柱子都没取下。”空间内黑白灰三色为主基调，简洁的设计，流畅的线条，柔和的灯光，现代风格强烈。敞开放式厨房引进由英国著名设计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意



文苑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映秀情结

费凡平

壁残垣和一堆堆如小山般的乱砖石取代。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在巨大的灾害面前，瞬间成为一堆废墟，漩口中学门口倒塌的石英钟正醒目地定格在那一刻：14时28分。

这里每天游人如织，有参观的也有凭吊的，更多的是来接受一次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不屈携手雄起的精神洗礼。

在映秀地震遗址漩口中学前，我们三人终于又一次相约重逢。今天的相逢，再也没有像十三年前那样忍不住拥抱在一起，更多的是彼此间的回忆与感叹：关于一个生命重生的话题。

禁不住，冒着余震危险我们徒步进入映秀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5月14日，我们沿着岷江在通往映秀的这条悬崖边的山路上与徒步挺进的“铁军”一起行进着，这时余震不断，几乎每走几百米，就会有一个滑坡路段，飞鸟不断坠落，有四五处路段，几乎是从乱石堆上穿过。在经过第三个滑坡地段时，就听到身后的官兵在大声呼叫，“快跑，有落石……”身后的几个战士立刻跑了。几块巨石从崖上坠下，发出巨大的响声，滚入奔涌而泻的岷江。然而，还是有一块石头落地反弹而起砸伤了一个战士右眼，几个战友马上冲上来，背起他直往映秀跑去抢救。

这条有近6公里的山路，我们足足走了5个小时，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晚上七点才抵达映秀镇。

映秀镇，它是从成都进入阿坝州的第一个小镇，被誉为成都至阿坝旅游黄金线上的黄金小镇。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一片开阔地上的漩口中学。除了“漩口”两个字下的大楼没有倒塌外，“中学”两字下的楼房已整体斜倒在地面上。

昔日镇上的一座座漂亮的楼房，已被断

第一次到河南中牟，看的是风物，是自然，我把最

情的回望给了雁鸣湖。

这个金桂已落的深秋，梅开二度，我不能免俗地到中牟“看潘安”。

潘安，兰陵王、宋玉、卫玠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四大美男，潘安座次第一，从未有争议，而潘安是中牟人。此前并未有心寻觅，此番潘安却在我脚踩的大地上。在这个“看颜”时代，欣赏一番潘安之美，看惊世之俊美，端详让满大街妇人掷果盈车之男性美，是我等俗人之常情，也是审美之所谓“时尚”吧。

但潘安是看不到的。我无数地听当地人提到“我们中牟的潘安”，似乎潘安在路那头，在田那边，在湖那边，在空气里是潜在的存在。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美男之美，大概可望而不可即。公元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便有26次，潘安故里中牟因为是黄河入淮的重要途经地，大小改道的大水冲刷淹没过多少大小战场和古迹、民居，无法考证。潘安故迹就算还在地下，也极难保全；就算所传的潘安肉身回故里幸得保存，也恐难辨认（他殒命于洛阳，中牟尽管有潘安墓，其实也只是衣冠冢）。河水与泥沙的冲抵，比时间这把刀还要利索。它杀杀刚刚，足以把任何惊世的降仗（官渡之战战场、列子御风 and 孔子回车处都在中牟）和惊世的容颜带走。

我还看到过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惊爆消息：科学家将潘安古尸容貌“复原图”公之于众，轰动一时。“复原图”显示，“潘安眉眼清秀又不失英气，棱角分明，鼻梁高挺，整体气质儒雅”。这个据说由著名历史学家、人像画家、电脑制作人员组成的“科研小组”的不懈努力，才见到天日的“古代美男真实样貌”，真把人们的望“颜”欲穿之心给吊打和玩弄得离谱至极。这则消息既无具体出处，也没有采写者姓名，“无根的科幻”，有点扯淡。

潘安之美，恐怕只能靠猜，靠想象，靠拼凑与拼贴历代与今世可见之颜了。在一

路百度潘安，到了中牟后又打听和听闻潘安，确信痕迹杳然之后，我这样想。

这个时候，碰到了毕淑敏。

在中牟金秋笔会2018“开团”的发言中，我看到一袭蓝衣加围巾，新烫的刘海

飒爽地随着话声跳荡的毕淑敏，竟然也说自己循迹潘安而来，一时心有戚戚焉。

可我错了，毕淑敏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寻找潘安的故事。

“早在1969年，我就到西藏参军，在阿里军分区。我听说同一个军分区里

竟然分为了500多名中牟战友。我早知道中牟出潘安，所以，那时我兴冲冲地

去看这500个中牟来的潘安。”

毕淑敏当然没有看到潘安。她看到的是500个中牟好儿郎质朴的面孔，他们没有“迷弟”的外形和让人一望动心的容颜，却让她了解认识了中牟的刚直、朴素与无私，这些没有盛世美颜的男儿们，把最好的青春付给了与中牟万里之隔的阿里。

中牟无山，被称作山的小土坡高度只有二三十米；阿里有山，5000多米是

寻常高度。毕淑敏提高嗓音，却还是深情柔切。“我中牟500好儿郎在雪山扎

根，很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那里……”

我能感受到，毕淑敏眼里的“潘安”们，依然停留在那时的阿里戎装少年们

给她带来的意外相识情结之中。

她忽然站了起来。在她双手中站立起一个描摹菜盘，岁月留下的暧昧痕迹，没有掩盖盘上鲜红的“西藏阿里军分区”七个大字。她说，这是前一天刚到

中牟的晚上，阿里战友们为第一次“亲”到中牟的她，送来的稀罕物件。

我在七个字下面看到了“020”。这个数字提醒我展开猜想——这些盘子会有

500个，甚至更多吗？每一个数字，背后就藏着一段雪山覆盖的中牟男儿的青春。

“从阿里回到中牟的潘安，如今还剩几许？”有追问毕淑敏的。

“大概还有100多。当年他们都是18岁，50年过去，不少已经不在人间。”

她的眼里晶莹闪烁。

会场嘉宾席，毕淑敏就坐在我正对面。在她莹润的目光里，我似乎找到了“潘安何处”的答案。

这个看颜的时代，我们反复提起潘安，诉说潘安，幻想潘安，似乎美男儿的第一

要义就是颜之美。毕淑敏在“阿里认潘安”的故事之后，却用一句话反驳了这种认

知。“不要忘了形容潘安的六个字是‘美姿容，好神采’，没有好神采，何人是潘安？”

中牟位于河南郑州和开封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以西瓜和蒜薹远近闻

名，仅此而已。而土地上的人，尚未解决饱暖之需，还承载着自山西之上而来已

饱经泥沙之裹挟和发展之污染所带来的混沌大水。仅仅三四十年来，中牟已

在全国百强县中谋得一席，它的故人物物，地下遗痕在丰足了衣食的中牟人

手里，又重新发掘整理和再发展，鲜亮成为官渡遗址官渡寺、管渡馆里管渡寺、御

风之处列子魂……你说潘安之貌，在言说中；你说中牟神采，在大地上却无处不在。

神采是什么？神采是修于内、清于心、慧于中，而又能美于外的精气神。潘

安除了相貌突出，才华气质当然更是出众的。但再美的容颜，当它只能自在放

纵，又被裹挟在世界暗处的纷争与裂变中，最后难免化为灰烬。而当代的中牟

人，就算皮囊之美无类潘安，但由内而外、由大地山川而精神气度，呈现出自为、

阳光而又硬朗的气质，那每一张果敢而坚毅的脸庞，莫说不如潘安时代之美，更

羞与当下某些作孽度之“鲜肉”气为伍。

希望列子御风而行的精神一直在血液中流淌。希望筌蹄十五弹是不会消失

的中牟大音。希望中牟抓住潘安之美的精髓。希望中牟和全中国青少年都有潘安

的美姿容、好神情……

“更希望大家记住500中牟好儿郎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开创的那段光辉历

史。”这是毕淑敏情深之言。

我眼前，潘安亮了。

『潘安』亮了

伍佰下